

---

September 2017

## Seduction: from the "Aesthetic Stage" to the Postmodern Mirror: Baudrillard's Interpretation of Kierkegaard's *Seduction*

Jingjian S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Shang, Jingjian. 2017. "Seduction: from the "Aesthetic Stage" to the Postmodern Mirror: Baudrillard's Interpretation of Kierkegaard's *Seduc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5): pp.193-20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5/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诱惑：从“美学阶段”到后现代镜像

——论鲍德里亚对克尔凯郭尔的解读

尚景建

---

**摘要：**在《论诱惑》中，鲍德里亚对克尔凯郭尔的诱惑观念进行了解读。克尔凯郭尔将诱惑视为“美学阶段”男性对女性的引诱行为，分为唐璜的肉体诱惑与约翰尼斯的精神诱惑，同时也是苏格拉底“助产术”和耶稣布道中的精神诱导。鲍德里亚更加关注女性的诱惑本质，他将女性的诱惑视为游戏，以其表面性和无意义性消解两性、权力、生产中的等级模式。他认为约翰尼斯的男性诱惑虽然是一种人为策略，却是自然“女性诱惑者”的“镜像”，更能体现女性诱惑的强大。他的诱惑概念沿袭了克尔凯郭尔对理性的反思，同时也凸显了诱惑在后现代的消解特性。

**关键词：**诱惑； 克尔凯郭尔； 鲍德里亚； “美学阶段”； 后现代

**作者简介：**尚景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jingjian0408@163.com

---

**Title:** Seduction; from the “Aesthetic Stage” to the Postmodern Mirror; Baudrillard’s Interpretation of Kierkegaard’s *Seduction*

**Abstract:** In his *Seduction*, Baudrillard interprets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seduction: he regards seduction as a behavior of the “aesthetic stage”, including Don Juan’s physical seduction and the spiritual seduction of Johannes, represented as the male’s desire and seduction to women, and also as a guiding spirit of Socrates’ maieutics and Jesus’ sermons, while Baudrillard is concerned more about nature of women’s seduction. He regards seduction as a game which disintegrates the hierarchy of gender, power and production with its superficiality and meaninglessness, from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 He considers Johannes’ seduction as an artificial strategy, which is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female seduction and therefore is a stronger reflection of the invincibility of seduction. His concept of seduction follows Kierkegaard’s reflection on reason, and also highlights the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of seduction.

**Keywords:** seduction; Kierkegaard; Baudrillard; “aesthetic stage”; postmodern

**Author:** Shang Jingjian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field is literary theory. Address: School of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2, PR China. Email: jingjian0408@163.com

---

1979年，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论诱惑》(*Seduction*)一书中刻画了后现代景观中的“诱惑”面孔，诱惑在他中后期概念体系和理论实践中起着“关键的作用”(pivotal role)(Richard 186)，雅各布·伦托夫(Jacob D. Rendtorff)将诱惑与后现代拟真、哲学幻像归结为他对当代社会的三个诊断(273)。鲍德里亚承袭了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诱惑观念的美学及反理性特

征，并对诱惑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拓展。他和克尔凯郭尔一同将诱惑视为肉体的勾引，用一种游戏和消解的感性态度对待理性，但鲍德里亚从更深层次将诱惑置于女性主义和权力等社会场域中，从而凸显了诱惑的后现代解构特征。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诱惑表现为恶魔性(daimonic)，从夏娃、塞壬到唐璜，从苏格拉底“诱惑”青年到《旧约·创世纪》的诱惑—堕落—拯救

叙事模式都将诱惑视为消极因素。但克尔凯郭尔和鲍德里亚认为,虽然诱惑敞显为肉体的感性行为,但却具有美学和“诱导”真理的作用,表现为反抗“理性中心主义”的特征。克尔凯郭尔将诱惑视为人生诸阶段“美学阶段”(aesthetical stage)中男性勾引女性的行为,并将其分为唐璜的肉体诱惑和约翰尼斯(Johannes)的精神诱惑。此外,诱惑在哲学上表现为苏格拉底的“助产术”(maieutics)策略,在信仰上表现为上帝诱惑亚伯拉罕的行为。与克尔凯郭尔一样,鲍德里亚关注美学意义上的肉体诱惑,与克尔凯郭尔不同,他更加关注女性对男性的诱惑,他把女性的诱惑视为消解男权和理性的行动,女性以其浅表的“闪现”威胁着现存的深度和意义模式。在《论诱惑》的“男性诱惑者的反讽策略”一节中,鲍德里亚对约翰尼斯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约翰尼斯的男性诱惑充满了计算和“策略”(strategy),虽然表现出精神的强大,却是源自女性本能的动物性诱惑,是女性“自然诱惑”的反讽和镜像,最终只能消解于自身,“以谜的形式结束,结束在外表的眩晕中”(179)。鲍德里亚的诱惑概念正如德里达的“延异”一样,用漂浮的不确定性取代二元对立的固有形态。通过对诱惑的解读,鲍德里亚强化了克尔凯郭尔诱惑的“美学阶段”的感性本质,突出了诱惑中女性和男性的镜像关系,以及非线性和不在场特征,从而更加深入地阐明了诱惑的消解意义。

### 一、克尔凯郭尔“美学阶段”中的诱惑

克尔凯郭尔把人存在的诸种形态分为“美学”“伦理”和“宗教”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人只能以感性、理性抑或信仰的方式存在,三个阶段不能“调和”,每个人必须“非此即彼”选择其一。与伦理阶段的“为他人”和宗教阶段的“为上帝”不同,“美学阶段”中人的行为是“为自我”,克尔凯郭尔以专事勾引女性的唐璜为例探讨了这种感性的人生存在方式。这个阶段中,诱惑和女性没有关系,体现在男性行为的三个维度上:第一是美学意义的肉体诱惑,表现为追求爱欲感官,在肉体上诱惑女人,没有伦理道德观念,花花公子唐璜是其代表;第二是美学意义的精神诱惑,以约翰尼斯为代表,他是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卷最后一章

《诱惑者日记》中的男主人公,他爱上女孩科蒂丽娅,经过精神引诱后将之抛弃。约翰尼斯无视女性肉体,只在精神之恋中诱惑,正如苏格拉底一样,通过诱惑他让女孩科蒂丽娅获得对自我和爱情的认识,并达到“弃绝”和“献祭”的目的,所以这种诱惑既有“美学阶段”的特征,同时也兼具哲学和宗教的意义;第三是信仰诱惑,这是“宗教阶段”的行为,耶稣使用“间接”方式“诱惑”亚伯拉罕,使之信仰,而亚伯拉罕通过拒绝诱惑获得了信仰。这三个方面中,克尔凯郭尔主要讨论了美学意义上的男性诱惑。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美学阶段”的唐璜,是“绝对的欲望”,完全受感性肉欲控制,遵循“快乐原则”,他的感官性和性欲外化为“诱惑”(Eiher/Or 93)。无论是歌剧、戏剧还是小说中唐璜都以浪荡子(libertine)形象显现,以勾引女性为“事业”。唐璜一直处在瞬间的“激情”和欲望中,所以他不具有实体特征,就如诱惑一样都隐现在文本中;他对女性的诱惑只有肉体,与精神无关,没有爱情,也不关乎婚姻,因此语言无法表现他。克尔凯郭尔认为唯有音乐才能真正表现他的特征,唐璜处于“直接性”和“音乐性”的绝对阶段。在唐璜眼里,生命本能的法则远远超越理性道德的法则,汉内(Alastair Hannay)这样评论唐璜的诱惑特征:

唐璜是一个连续性的诱惑者(a serial seducer),他对女性的搜寻和性追逐始终如一,无始无终。他的需求是直接的,未掺杂任何的反思[……]唐璜至少在歌剧中所展示的——克尔凯郭尔视之为范式(paradigmatic)——不是一个实际的个体(actual individual)。在《非此即彼》中,唐璜被描述成一种近乎没有反思和语言的生命。(61)

鲍德里亚非常认同克尔凯郭尔对诱惑美学特征的评论,但他主要强调美学阶段中诱惑的游戏特征,诱惑凭借着策略、游戏和外表特征消解理性:“美学阶段——反映诱惑者‘美学策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其运行轨道接近女性和性欲的阶段,接近反讽和魔鬼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时候,诱惑将具有针对我们的意义,有迂回、策略和游戏的意

义,可能还有被诅咒和外表的意义”(《论诱惑》275)。鲍德里亚的评论印证了克尔凯郭尔思想具有的后现代特征。

克尔凯郭尔认为,诱惑并非只是唐璜那种直接的肉欲行为,还有一种是“间接的”、反思性的诱惑。这种精神性诱惑体现在约翰尼斯身上,约翰尼斯爱上女孩科蒂丽娅,通过“策略”(《论诱惑》149)让她坠入情网,他将感性的肉欲冲动转化为内在的精神之爱,在他的爱情中灵肉分离,他所追求的不是诱惑女人的数量,而是诱惑女人的方式,约翰尼斯是“与唐璜相对应的‘反思的诱惑者’(reflective seducer)范畴,不是诱惑多少(how many),而是如何(how)诱惑”(《The Seducer's Diary》9)。对约翰尼斯来说,女人之于他不是肉体的交欢,而是灵魂的融合,他要在精神上诱惑科蒂丽娅。在《诱惑者日记》中可以看到,由于约翰尼斯表现出过多的反思性,爱的激情稀释在诱惑的技巧中,诱惑最后演变成了一场纯粹心理的游戏。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约翰尼斯的诱惑将感性的审美变成了反思,将肉体的“外表的诱饵”转换成了策略。

约翰尼斯诱惑的吊诡之处在于,它诱使肉体堕落同时又拯救精神,虽然他的诱惑表面上呈现为玩弄女性的游戏,却可以让科蒂丽娅“认识自我”,并获得“自由”(Eiher/Or 340)。约翰尼斯认为精神之恋才是真正的爱情,女性只有通过爱情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所以,科蒂丽娅在经过约翰尼斯的诱惑和抛弃后,知晓了爱情,“寻找到自己”(Eiher/Or 342),最终完成了精神的成长。唐璜的诱惑,对女人来讲只是一次回忆,但约翰尼斯的精神诱惑却在科蒂丽娅的精神上烙上了永恒的印记,并让爱情成为信仰,就像亚伯拉罕将最爱的以撒献祭给上帝一样,约翰尼斯将最爱的科蒂丽娅献祭给了爱情。鲍德里亚清晰地看到了唐璜和约翰尼斯的区别,他说:“不洁的诱惑要献身的正是这个剩余物的积累,唐璜或卡萨诺瓦,他们从性别征服走向性别征服,努力行使诱惑以便获得快乐,然而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说法,这并不能达到诱惑的‘精神维度’,这个维度会将女人的威力和诱惑资源推向顶峰”(《论诱惑》154)。所以在鲍德里亚看来,肉体诱惑只是在审美感性中去占有征服,女性的特征并不能展示出来;而在精神诱惑中,女性的身体价值、本身特质才能真正显露出

来,约翰尼斯的诱惑策略恰恰将科蒂丽娅的诱惑性完全地展现出来了。

克尔凯郭尔认为真理也应该以一种诱惑的策略出现。他反对19世纪理性自上而下直接的传达方式,真理不应是冰冷的客观知识,而应诱使人参与其中。所以,他认为非常有必要重新恢复苏格拉底传授真理的“助产术”方法,比如在《高尔吉亚》(Gorgias)和《斐多》(Phaedrus)等篇章中,苏格拉底并不直接告诉追随者什么是真理,而是通过“试探和劝导”(柏拉图18)诱惑他人思考问题,所以他传授真理的过程就是诱惑的过程:“他的确是个非凡的情爱者,他的确是忘乎所以地热衷于认知,简言之,它具有精神的所有诱惑才能[……]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大抵可以称他为一个诱惑者”(《论反讽的概念》192)。这样在诱惑者和被诱惑者之间形成了双向的交互关系,被诱惑者不是得到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苏格拉底的诱惑既具有感性因素,同时也具有哲学的精神性特征。

诱惑不但使人得到真理,还能促成信仰,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中考察了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信仰中的“诱惑”:“从前有个人,他在孩提时代就曾听说过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上帝如何引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如何抵制诱惑,坚持信念,最后又出乎意料地重新得到儿子的事情”(1)。由此可见,诱惑既是上帝的考验,同时也是亚伯拉罕辨析和战胜自己的过程,在信仰中,诱惑具有三重含义:

当上帝‘诱惑’亚伯拉罕,意味着上帝将亚伯拉罕置入了一场考验之中。这考验的是亚伯拉罕抗拒诱惑(Fristelse)的能力。而诱惑则是指某些事物所具有的将人们从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事情上吸引开的属性——这是诱惑的第一个含义[……]Anfoegtelse则是某人正在经受诱惑,看他能否经得住考验,而具备某种精神层面的资格。在亚伯拉罕身上是这三种诱惑:检验他是否经得住诱惑,能否坚守对上帝的绝对忠诚,而非寻求对上帝命令的公众化理解,从而动摇对上帝的绝对忠诚。(《恐惧与战栗》63)

亚伯拉罕的信仰不是屈服于上帝的权威,也是不盲从他人,而是在上帝的引诱中避开诱惑,主动寻找信仰,从而得到最终的拯救。因此,克尔凯郭尔眼中,能抵制诱惑的信仰乃是绝对的信仰。

通过对克尔凯郭尔诱惑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到,在美学问题上,他思考了诱惑的肉体和精神两个维度;在信仰上,他将精神诱惑和精神拯救相联系,“美学阶段”和“宗教阶段”之间产生了关联;在哲学上,他反思了理性的独断专横,试图重返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方法。克尔凯郭尔的诱惑概念维护了男性的权威,批判了理性中心主义,同时也为非理性的欲望、激情和身体等概念的正当性做了精巧的辩护。鲍德里亚看到了克尔凯郭尔对感性美学的推崇:“对克尔凯郭尔的诱惑者来说,正如对席勒、荷尔德林、甚至马尔库塞来说,向美学的过度是人类种群所能赋予自己的最高运动”(《论诱惑》175-76),也正是从美学角度,鲍德里亚的诱惑观念承袭了克尔凯郭尔的观点。

## 二、《论诱惑》:后现代场域中的消解游戏

鲍德里亚的《论诱惑》词藻绚丽,风格华美,充满了隐喻和叙述的张力,这与克尔凯郭尔早期著作非常相似。辛格(Brian Singer)认为诱惑是对“真理概念的攻击”,即使用“虚无主义”这个词也只能表达其中的部分内容(135)。他的诱惑观念“从早期著作中社会对话(sociological discourse)转向了更为哲学和文学的话语”(Kellne 324),是对以往“象征”“交换”等观念的扬弃,也为之后的“拟真”“拟像”等观念提供了基础。鉴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批评和对“美学阶段”的推崇,凯尔纳(Douglas Kellne)说他的诱惑概念具有“新贵族唯美主义和形而上学”(324)特征。

与克尔凯郭尔关注男性的诱惑不同,鲍德里亚主要考察了女性诱惑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呈现方式。就内涵而言,他推进了克尔凯郭尔诱惑观念的美学含义和对理性的反思,使之生成消解式的概念场;就外延而言,他更关注女性主义、性、媒体、权力等大众文化,让诱惑概念更具现实性。在他看来,诱惑主要体现在女性的外表以及行为上,它以一种表面的感性刺激形成审美幻象,在男性和女性、交换和仪式、实体与镜像的二元关系中发

挥作用,它是“一场显现的游戏,一场女性主义的游戏,一场激起尖锐批评的挑衅行为”(Grace 257)。女性的诱惑挑战男性中心主义模式,是对理性和秩序的解构,并通过“表面的”游戏,重建后现代符号图景。

鲍德里亚认为,原始社会通过仪式形成“非实质性”的结构,反对等价交换和实用价值,布尔乔亚生活方式摧毁了这种现状,建构了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和弗洛伊德的意识/前意识体系。鲍德里亚要用诱惑对抗这些稳固的二元体系,在女性的诱惑中,真实的肉体欲望变成虚幻的表面勾引,伦理婚姻和审美性爱都成为幻影,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等性崩塌,剩下的只是符号间的游戏。因此,诱惑世界是一个后现代镜像世界:“诱惑表达了一个世界,这里既无本质也无外表之下的结构。现实递减为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拟像的无限链条。这个充满符号和幻象的现实,在它之后没有理念的、实存的和物质的存在”(Rendtorff 273)。

沿着克尔凯郭尔的道路,鲍德里亚也看到了理性社会对诱惑的宰制。他考察了诱惑被压迫的状态,无论在宗教、哲学还是文学领域诱惑都被误解,“一个不可磨灭的命运压在诱惑之上”(《论诱惑》1)。在宗教中,它被视为“魔鬼的策略”和巫术;在伦理中,它让人误入歧途,丧失判断;在文学中,它被视为“爱情的策略”,使人堕落。鲍德里亚总结到:“对于所有正统的学科而言,诱惑仍然是妖术(malefice)和招数(artifice),一种使所有真理偏向的黑色魔术,一种符号的阴谋,是符号在妖术使用中的亢奋”(《论诱惑》2)。18世纪的人还热衷于谈论诱惑,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他们要求回归本质、回归生产,作为“符号”和表象范畴的诱惑就被排斥在场域外。

但“诱惑和女性气质是不可抗拒的”,它可以打破“上帝的秩序”和“生产的秩序”(《论诱惑》2-3),颠覆现存的结构,鲍德里亚从性、表面和政治三个方面解析了女性诱惑的这种特性。在“性之食相”中,他指出了女性主义运动的致命之处,她们通过性解放抵抗男权思想,但这种做法只是用“反弗洛伊德”反对弗洛伊德,性革命仍然是将女性“封闭在这个唯一的结构中”(《论诱惑》9)。鲍德里亚认为要想反对男权,应当放弃性解放,采用女性本身特有的诱惑达到目的,诱惑这个

概念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性”不同,代表着“由确定性向普遍不确定性的过渡”,它把男女二元对立结构转化为相互吸引、映射的关系,逃离了“阳物权威”的等级制陷阱(《论诱惑》12)。而且诱惑使用的表述方式是“非男权”的自身术语:“这个世界不再用心理和心理学关系的术语进行表述,而只能用游戏、挑战、二元关系和外表策略的术语进行表述:即诱惑的术语——不再是结构性和区别性对立的术语,而是诱惑的逆转性术语——在这个世界中,女性不再是对抗男性的东西,而是诱惑男性的东西”(《论诱惑》11)。这样,诱惑完全在女性的逻辑中运行,从而规避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陷阱。诱惑表现出的“女性气质”是一种激进的方式,它在纯粹的游戏里嘲讽意义和权力的体制,通过“外表策略”(strategy of appearances)颠覆福柯所描述的权力现状:“诱惑表现了对象征世界的控制,而权力只表现了对真实世界的控制”(《论诱惑》12)。鲍德里亚认为“女性气质”的诱惑是纯粹的外表,它不抵抗,而是“迂回”,它不介入,而是逸出,这样才能形成与男权社会完全不同的异质世界。

如此一来,那喀索斯(Narcissus)的“诱惑神话”就替代了俄狄浦斯的“禁忌神话”。俄狄浦斯杀父娶母隐喻了坚固的等级和禁忌:欲望指向实存的肉体,母子间的诱惑演变成了弑父的杀戮,最终加固了伦理等级。但在那喀索斯神话中,他沉醉于自己水中的镜像不能自拔,憔悴而死后化为水仙,这个故事消除了俄狄浦斯神话严肃的社会性,其中的欲望指向虚无的肉体,在自身和他者、真实和幻影、诱惑者与被诱惑者之间没有对立和等级,而是相互诱惑,最后形成了亦真亦幻的镜像:“面对着他的泉水,那喀索斯在自我解渴:他的形象不再是‘他人’,而是他自身的吸收和诱惑他的水面,好像他只能向水面靠近,永远也无法超越到别处,因为根本就没有别处,正像他与水面之间没有反射距离一样。水的镜面并不是一个反射面,而是一个吸收面”(《论诱惑》102)。在鲍德里亚看来,诱惑就是这样的镜像,它既不再现,也无法超越到别处,只存在于表面的相互吸引,诱惑“就是落入自身的陷阱,这就是诱惑女人的威力,她会落入自己的欲望,因自己是诱饵而让自己着魔,其他人也会先后落入这个陷阱。那喀索斯也一样,他会掉入自己的诱饵形象中”(《论诱惑》

106)。

在诱惑中,女性不建立情感和两性关系,只凭借身体和欲望进行游戏。鲍德里亚以影视明星为例解析了她们的存在形式,这些女诱惑者不是通过才智和灵魂发出光芒,也没有真正的肉体,而是通过不在场的吸引和闪现,通过影视等“冷媒体”进行“冷诱惑”:“她们使巨大的冰冷程序变形,以此抓住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将被控制在符号和图像的闪烁网络中[……]她们将意义世界置入诱惑的效果”(《论诱惑》146)。女性通过这种图像化的外表,抛弃了能指与所指、男性与女性的对等关系,从而反抗了男性的统治地位。

鲍德里亚认为女性诱惑还表现出一种对权力的“逆转”。权力本来表现为单向性和不可逆转性,但在诱惑中,权力的传统模式受到了嘲讽,一切都可以“自我废除”,“权力并不存在,永远也不存在一种力量对比的单方面性,并在这个单方面性上建立一个权力的‘结构’,一种权力的‘现实’,还有权力的永久运动”(《论诱惑》72)。权力通过生产和积累获得“不朽的价值”,而诱惑则脱离了现实的范畴,超越经济生产,表现为消耗和分配特征,鲍德里亚说诱惑“分配着现实和生产的所有幻想,希望自己属于现实的范畴,并且倒向想象世界和自身的迷信”(《论诱惑》73)。在《性经验史》中,福柯通过创立有关“性”的谱系学,试图为性问题“找出话语生产、权力生产和知识生产的要求”(9)。鲍德里亚质疑福柯对性生产和权力场构建的描述,因为构建权力谱系并不能消解权力,只有通过符号性的、游戏式的诱惑才能达到目的,而女性和诱惑就具有这种威力:“女性技巧既不是秩序的东西,也不是等价物的东西,更不是有价值的东西:它是权力中无法解决的东西”(《论诱惑》26)。

诱惑并不寻求深层意义,它始终处在最表层,表现出“外表的魅力”。桑塔格认为通过理性阐释世界和艺术,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9),应该反对阐释,“更多地关注艺术中的形式”(15)。鲍德里亚认为诱惑乃是理性阐释的死敌:“诱惑那些符号本身要比凸显任何真相还重要的多——而阐释在追寻一个隐藏意义的过程中要忽视和摧毁的正是这个真相。因此阐释是与诱惑针锋相对的最佳方法,任何阐释性话语都是最无诱惑力的东西”(《论诱惑》82)。正是诱惑这种由符号到符

号、由表象到表象、由幻影到幻影的特征,才能抵抗诠释的“恐怖主义和暴力”。鲍德里亚总结了个消解的过程:“原先拔地而起的意义和诠释的完美大厦,就这样在自身符号的重要下轰然倒地,在重新变成自身符号的游戏中,在充满沉重意义的词语游戏中,在无节制的诱惑诡计中,在默契和空无意义的交流(包括治疗中)的过分词语中倒塌”(《论诱惑》89)。由此可见,鲍德里亚的诱惑思想上承尼采、王尔德,下启桑塔格等人的思想,用审美和表象共同反对现代性构建的深度模式。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将女性的诱惑视为消解男权思想的武器。通过克尔凯郭尔笔下的男性诱惑者约翰尼斯和女性诱惑者科蒂丽娅之间的对比,他进一步阐释了女性诱惑的强大威力和两性之间的镜像关系。

### 三、约翰尼斯——“男性诱惑者的反讽策略”

鲍德里亚的诱惑概念深受克尔凯郭尔影响,在《论诱惑》中他多次论述了约翰尼斯,并将其概括为“男性诱惑者的反讽策略”。如果说诱惑在科蒂丽娅身上表现为自然和本能,那么在约翰尼斯身上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反讽”和“策略”,很显然这两个特征都来自克尔凯郭尔对约翰尼斯的评论,但鲍德里亚对克尔凯郭尔的观点进行了反向的推进,他认为男性的诱惑行为恰恰证明了女性诱惑本质的强大。反讽是克尔凯郭尔思想中重要的概念之一,早在博士论文《论反讽的概念》,他就把反讽视为苏格拉底式的语用学(pragmatics)策略,其特征是否定性、间接性和消解性,鲍德里亚认为男性诱惑者是对女性诱惑者的反讽。女性诱惑者的行为是隐没缺席的,无法用思想或者语言表达:“女性诱惑者的最大威力:她‘隐没’任何的语境,任何的意志”(《论诱惑》128),她用“不在场”的方式诱惑在场。而对于约翰尼斯来说,他的诱惑是外在凸显的,他的目的性和意义都非常明确,其诱惑不但是“更高的人工威力”,而且还是“坚定不移的事业”,因此,约翰尼斯的男性诱惑对于女性的诱惑而言,是一种否定和反讽。

男性诱惑者的第二个特性则表现为精神性的策略。鲍德里亚将肉体诱惑和精神诱惑进行了更

为彻底的区分,他认为女性的诱惑表现的“女性气质”,乃是本能、动物性的特征:“诱惑在两极之间摇摆:策略和动物性之间——从最为聪明的计算到最为粗鲁的生理暗示——其形象对我们来说将是男性诱惑者和女性诱惑者的形象”(《论诱惑》134)。男性诱惑者正好与之相反,表现为远离本能的精神和计算(calculation),他以一种“人工威力”去平衡女性诱惑的“自然威力”:

他也让自己成为一种诱饵,以便制造混乱,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诱饵将以计算的形式出现,装饰在这里将诱饵让给了策略。如果说女人的装饰明显是一种策略性装饰,那么男性诱惑者的策略难道不是正好相反,是一种计算的装饰么?通过这种计算,他可以保护自己对抗相反的某种威力。装饰的策略,策略的装饰[……](《论诱惑》149)

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看法,男性精神的诱惑是一种更高阶段的精神存在,女性在诱惑中则表现为低级被动的特征。与克尔凯郭尔相反,鲍德里亚认为女性的本能诱惑要高于男性的精神诱惑。因为女性诱惑代表“野性”“高度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更具摧毁和解构的力量;在美学上表现为更高的阶段,它超越了精神性和社会性,威胁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度,成为“致命的诱惑”。在这里,鲍德里亚像尼采那样推崇身体本能,用诱惑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反对精神法则和社会原则对审美感性的异化。

在两性诱惑中,克尔凯郭尔认为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处在从属的地位,但鲍德里亚认为女性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约翰尼斯在诱惑科蒂丽娅之前,已经被科蒂丽娅诱惑,约翰尼斯的诱惑只是回应了年轻姑娘“优雅而诱人的宿命”。在《论诱惑》中,约翰尼斯由克尔凯郭尔的诱惑者成为了女性诱惑的受害者,他“既是这个命运的受害者,又是其始作俑者,男性诱惑者自己最终不是也要消失在自己的策略中,正像消失在某个激情的迷宫里吗”(149)。男性诱惑者虽然精于算计,但女性诱惑者“像上帝那样,她掌握着一种无法比拟的特权”(150),这种特权诱使男性通过诱惑的手段诱惑她、追随她。与女性相比,“男性诱惑者

一文不值,诱惑的整个起因都在姑娘身上。因此,约翰尼斯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发明,一切都是从科蒂丽娅那里学来的”(151)。在鲍德里亚的诱惑中,克尔凯郭尔那种主体和客体、诱惑者和被诱惑者、男人和女人等之间实体的二元对立完全颠倒了,成为与原来相反的“倒影”。

女性诱惑不但是男性诱惑的根源,而且还形成了新的镜像关系——约翰尼斯与科蒂丽娅,计算的诱惑和自然的诱惑,呈现为镜子和实物的关系。约翰尼斯就像那喀索斯一样,通过科蒂丽娅这面镜子,沉迷于自己诱惑女人的完美策略中。在这场诱惑的游戏中,男性诱惑者的招数乃是女性本质的镜中影像:“诱惑从来不在欲望或爱情的癖好上做文章——这一切都是平庸的力学和肉体的物理:没有意思。应让所有东西通过巧妙的暗示来相互回应,让所有的符号都落入陷阱。因此,男性诱惑者的不同招数便成了年轻姑娘的诱惑本质的反映”(《论诱惑》155)。鲍德里亚引用克尔凯郭尔在《诱惑者日记》中的话说明二者的镜像关系:

一面镜子悬挂在墙上  
她并不去想她  
而镜子却在想(《论诱惑》160)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鲍德里亚批评了女性主义的反抗方式,也批评了克尔凯郭尔对女性的观点。虽然克尔凯郭尔对女性的观点有着“悖论式”的复杂性,但不可否认,在《诱惑者日记》中显示了“厌女症患者”(misogynist)的特征(Leôn and Walsh 69),并将男性的诱惑视为是对女性的救赎。鲍德里亚不同意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他认为女性诱惑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如果女性主义者想逃离男权的牢笼,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自己的诱惑:“尚有一种走向性和权力的交替方法是精神分析学并不知晓的方法,因为它的公理体系就是有性别的[……]女性的这个威力就是诱惑的威力”(《论诱惑》10)。通过这个视角,鲍德里亚的诱惑改变了克尔凯郭尔在《诱惑者日记》中的男权思想,也为女性主义运动找到了一种更有本质性、更具操作性的方法。所以,赫加蒂(Paul Hegarty)将鲍德里亚的诱惑理论当作“在‘法国女性主义’和更保守、过时的女性观点之间

的突转(veer)”(73)。

鲍德里亚认为,诱惑既不是性欲也不是爱情,而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游戏,它既是对审美阶段爱情的戏仿,也是对伦理阶段婚姻的反讽。所以,诱惑是“一种悬空的状态和戏仿”(《论诱惑》167),“一种消失(disappearance)和缺席的艺术”(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65)。如此一来,传统思想中认为的男女两性之间的灵肉、二元、等级就变成了相互嬉戏,甚至完全倒置的关系。在诱惑中,一切坚固的理性秩序都烟消云散了,成为了“诱惑中心主义”,女性和女性的诱惑转而成为建构全新两性关系的力量。

通过对《诱惑者日记》对解析,鲍德里亚既谈到了男性诱惑的特征,也对女性诱惑的本质做了说明,他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对克尔凯郭尔以及诱惑概念进行了总结:

《诱惑者日记》是一个完美罪行的剧本。男性诱惑者计算中的任何东西,他的任何操作都不会失败。一切都准确无误地发生,而这种确实性不会是真实的或心理的,只能是神秘的。这种人为招数的完美,这种引导男性诱惑者行为的宿命,它只能像在镜子里那样,反映出年轻姑娘那天赋般的优雅的完美,还有她的牺牲那不可避免的必要性。这里没有任何人的策略:这是一个命运,而约翰尼斯只是这个命运的工具性执行者,因此也是可靠的执行者。(《论诱惑》153)

由此可见,克尔凯郭尔将约翰尼斯的诱惑视为美学活动,鲍德里亚则认为男性诱惑是对美学的反讽,它把身体的感性转化成了精神运动,同时男性的诱惑又让科蒂丽娅在“纯粹的外表”中大放光彩,更加表明了女性诱惑的不可战胜(《论诱惑》179)。

鲍德里亚的诱惑概念架起从克尔凯郭尔到后现代的桥梁,他将克尔凯郭尔“美学阶段”诱惑变成更具解构性的形式和表面的力量,把两性之间的诱惑描绘成相互吸引的镜像,重建了两性的玄妙关系。同时也凸显了诱惑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消解作用,揭示了大众传媒中女性诱惑所具有的



游戏和拟真本质,从而将诱惑变成了一种更具本体论意义的概念。对于克尔凯郭尔和鲍德里亚来说,真理通常被遮蔽,它隐现于在场与缺席,存在与生成之间,诱惑体现了真理增殖和去蔽的魅力。正如德里亚在《论诱惑》结尾提到的那样,“人们希望揭去真理的外衣”(《论诱惑》277),而这个揭去外衣的过程乃是诱惑的真正意义。

#### 引用作品[ Work Cited ]

- 鲍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 Baudrillard, Jean. *Seduction*. Trans. Zhang Xinm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 .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Trans. Bernard and Caroline Schutze. New York: Semiotext (e), 2012.
- 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 Grace, Victoria. *Baudrillard's Challenge: A Feminist Reading*. London: Routledge, 2000.
- Hannay, Alastair. *Kierkegaard: A Bi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egarty, Paul. *Jean Baudrillard: Live Theory*.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Kierkegaard, Soren. *Either/Or*.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The Seducer's Diary*. Trans. Howard V. Ho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赵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
- [ Kierkegaard, Soren.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 Zhao Xiang.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3. ]
- :《论反讽的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 ---. *The Concept of Irony*. Trans. Tang Chenx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5. ]
- Kellne, Dougla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ajor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sts: Jean Baudrillard*.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 Leôn, Céline, and Sylvia Walsh.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Søren Kierkegaard*.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 Pla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Vol. 1. Trans. Wang Xiaoc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 Richard, Smith. *The Baudrillard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 Rendtorff, Jacob D.. *French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Springer, 2014.
- Singer, Brian. *Baudrillard's Seduct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Lenin in Ruins*.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91.
-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 [ Sontag, Susa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Trans. Cheng W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

(责任编辑:王嘉军)